司成遺翰

司成遺翰引

叔祖司成公存詩稿傳久矣遺翰則抒詩稿所遺不傳者也稿一刻於姑孰故宗伯麥泉孫公詮次出秦刻閩刻皆是也再刻於魏傳今中丞華石劉公埤謚之湖刻匯是三刻於渭南

今宫洗玄象商公詮正之蒐輯增損
不遺餘力先句成生平著作所存是
傳者盡出兵燹祖年燕五十出假殘
於地坼殘後七齡幼子殁殤稿多散
軼不存〻者諸先遷先生三刻畢傳
之獨書翰則當時酬應諸作繁不勝

錄故獨是遺爾遺者自來久傳於世顧存諸巾笥傳之子孫恐有深秘藏没出懼猶子承之謀遐出梓顧念手澤依然未忍棄置以刻亦猶未陳裳衣藏篋屨者爾何敢以傳於世也句成公近出吾門才鍾命世中道殂殁

舊葉陵夷方內聞人諱某書人某里
有憑而弔出者于豎有咫尺出封白
楊蕭琴家有諱書舊塾殘碁破礎歷
亂於蓬蒿烟雨出中巾蜀所存者獨
此刻耳刻成書數語紀時俯仰盛衰
今昔出處不能不撫卷一潸然也昔

萬曆三十八年歲在庚戌季夏中澣
宗孫庭諫稽首拜書於雪田别墅

後學鄙畹謹書

司成遺翰卷之一目録

司成遺翰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宗□□□編

與何太華中丞

楨自仰公名輙思覩其顔論今且十年頃入長安乃得遂躡堂戶侍几席領二華集神授暗合疑在色接揖進之外語云白頭如新傾盖如故昔誦其言今見其人矣携集來歸無日不望二華讀之已讀輙嗟悼憤惜逢人輙語以謂古稱才難後世益鮮有卓犖如此者乃令並耕岩下寄志空言豈不孤哉維楨蹇劣

庸瑣羞齒時髦辱公弗棄與之接引因布今昔感慕之私明所不忘之義惟公亮之歲改即發非去抵京再圖展候茲卒卒不盡

與許少華中丞

楨自齠年即聞關中有公屬蒙蒙不甚知慕乃後漸長每從交游家索公文讀之如爛錦明珠海波山霞即無具眼能知驚羨其時公走空穀楨伏草野思一就之未能既十年楨以執事獲從大夫之後而公又退卧隆中藏名山訪劍搜環至廿載不遂寧無懊

慎哉鼎禎之詣長安也凡所接與之會誰者非豪然心戀公豈以其慕久其見遠其志愜耶公論道持衡不倚物執己停涵淵大莫可涯測使廷有狗監官無妬眉韓魏將相之業不足論矣念往讀公文徒羡曰少華公詞人爾嗟嗟淺乎觀矣禎惡陋自羞掩面西施辱公不鄙晉之几席録在追游顧今糜口五斗不能焚珮相從畢我夙願將柰之何夫念乖志隔咫尺胡越道氣苟孚千里比隣公吾小子之知己也庸能忘乎張生來布此況積用訂後盟惟亮之歲改即發

北去鵠伺教言奉以就列西望雲空不任惆然

與朝邑令劉君

達来忽易節序懐戀可知朝邑故稱救士且俗黠難理令一振百新遂號嘉邑昔人所謂能理亂繩者迺今幸獨見公誰謂民有良惡哉驕虜大侵聲動中原東北一面之寄咸舉望公鄙人忽擬出山苟圖禄養征期尚緩即當棹雪渡渭謁訪所思急則未能也惡詩二章載之軸用愧世之謂青白眼者日下霜氛凄凉各求加愛勉崇令德㦗㦗

奉苑馬吳栁濱先生

去年十一月楨以得告且發京乃令親韓承差至獲奉翰教及遠貺越絕各㦯四年不審動定自旁訊所得或云在平凉又云在家疑言難據因不致書然聞在家言則私切慮之乃見翰使始知前傳在家者非妄語然然又觧我憂吾師自佩金紫十有二年雖稱榮峻然久守舊銜誰能勿嗟顧今世事尚通肩鬼乃欲直道顯行負氣仗義自致遠大萬不能也耶若高義乞歸謝榮養親蹈古人之軌誠厲末俗耻競士自楨

所見則先生纔五十有三傳云五十服官政又二親
康豫若昔安可遽休此語往嘗再聞甚偉茲不復贅
乃固欲如顧昔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者重本志
餘也歸途行一月念此出處並重而俱難莫克裁定
比抵家見諸友故出門下者數十人與商之皆曰子
吾郴濱翁之所好者有師掩蓋不為伸又贊之歸可
乎乃楨又具論乞歸大節所關甚重如此衆猶不謂
然夫三人謀則從二人之言今言不當去者不啻二
人楨安忍依阿承順得罪諸人也頃云漁翁秉釣軸

二十年知己必不令吏屈咄咄遠服與衆庸伍也奉
諭為巡茶胡君通意胡君故與善即須命札然寔不
賛之去也久在外祄還人事擁迫適韓使過卒附答
道述不盡十一嗣圖之

與易台山學憲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楨今謁告歸華州矣
華為西南衝塗每值蜀客輙稱西川之教士迻于淳
文變其靡之兩者近世之通患乃公力獨移易若此
孰謂今無文翁哉姜泉南君出守保寧相見里中臨

癸申此問訊託往姜泉守南宮七年今調寔駁觀聽
故與同官知姜泉者䏻弗念乎乃姜泉固恬視順承
惟言入蜀得依台山見故人講官政幸矣他置勿論
可也即楨亦以為然功名之際騰抑淹速有數存焉
銖計寸量非傑也意公為姜泉惜或所欲聞併及之
楨么麽不逮恒人比歲愈下不足言

與曹東村監察

令公且及瓜矣接秦彌一歲所興除植作不知凡幾
而鉅且重者當必籍記為來者楷古太史氏職記載

論著之事謂彰往貽後也槙譾末乃塵典列公允建
樹固誠所欲聞也望行部衹隔一水然義不得往空
切傾慕耳私計得代當點驅而東臨闗執別展此百
積既收稼復此并尌萬姓以寧或云此兩籓公車至
理有然哉

答潼闗吴兵憲

頃辱不鄙枉訊窮廬甚愧腐儒草具不能久延清教
歡顔承大撰紀述奬予溢有感悚如何公予三烈祠
古風酷似少陵蓋陳情寄致有諷有刺不獨詞之工

已也乃公自白日持觀世有興是故發之味歌慷慨豪激若此與操尺寸而量千尋之木者異矣致齋所記往因沅溪何公之徵勉應之于時百言求脫不可得竟以為石灾乃公命工榻摹數本見寄轉益增愧也惟教削幸甚腰背苦痛日夜伏枕但臥誦公先後佳什暫覺脫去羅誦復如故數日間思力疾覩筆硯盡和諸什函馳瀆覽惟拙故遲亮在不罪

答艾西蘒兵憲

張舉人行伏枕以書抵京師為言憐及窮途甚至感

仰楨與之同顧惟注想老親萬事都慵不能更裁申謝使来奉翰貺寔重汗悚因使獲諗勤勞戎務外備詰胡內雜群盜日不遑處翰中所謂奔命艱辛此由衰語也雖然古来立事揭譽之臣孰非斯履畏匿柔脆纖纖若女子國家誠何幸于彼哉前月顓一介使逆老親去矣惟来期未卜公之念逮此非體愛周洽者安有也寸楮論心未盡當有嗣音

與楊南涯刺史

在家滿歲奉愛非一種每有延接輒超凡例又皆衆

愫所出靡有責求此禎常謂今之世有公則萬人之人億人之人也別来數月乃無日不念南涯公自所與交游且徧四海若忠信篤敬誠未有如南涯公者也公年踰六十上事太翁不違志與兄弟居有薛包之行真所謂桑梓表士林雋世鄙人違親遠游又鮮兄弟代勤菽水每念一至若受創痏今僕来爲省訊歸也附布區區若此忍暑搖筆不盡戀私

與任櫟西節推

別来數易炎燠懷望如何公之官與有司雖殊而事

上禮體不宜自異彼在上者柄權估勢能妍媸高下人蜀去京師殆萬里境僻人遠一言入輙信之君子但自不失其內而陽與浮沉衆與俯仰則審時識勢之道也僕骪骳鹵畧與人多忤乃為公論郤如此毋所謂明知人昏恕已者耶資縣尹孟氏環者徃附之書申訊孟氏在里中有名乃竟不第俛就此官僕誠不忍奇貨橫置道側公念當與予同嘘獎扶掖自不肯少孟氏豈可謂竟不遇哉渭南王氏到今才舊當貴固有時當後誰能先當晚誰能速也

與葛柳泉憲副

東岡君至獲領嘉翰腆貺舊誼至今繾綣若此殖以乙巳臘告而歸今年夏復還班列昔時故侶漸見索莫每觸事輒興美人之嗟以為岐路蓬踪飄轉何極榮淹升㭗歲更月變而在內尤甚公今服金紫躋鉅要而當時同瑣闥者幾快幾跌靜自循數可知也公守郡才操籍甚須者非一喙方今邊隅用兵執事者將簡志畧不恒之士以任大圖艱議且逮公即欲推辭不可得矧又生長金城飽諳兵謀固人人與之矣

禎本譾細又違遜高人觀磨益少即志不欲下乃顧用無聊褰何以教之秋半尚多緒暑揮汗布悰不盡所欲言

與李梧西都憲

禎即不奉公顔色然竊慕願見之私則自讀戊子鄉試録始也今年春禎且北来會敉州守髙公到官髙與公有親故言之詳細私計以為来可圖謁如夙願比至公領節鉞向中山行矣君臣之遘會朋友之遇合皆數存焉當集誰能令之離欲背誰能令之面也

方今　國家將用兵西北謂空數鎮之甲而往也恐猾虜擣虛倏徙而寇東則正與紫荆等關直策略知公所富有者惟練卒儲鏮非指顧之間得具諒此槩于公懷深矣僕之言誠懼越俎念與保釐大臣通豈得作軟語効末俗態也家人歸載言于櫝令過中山則上之明曩所仰今所望者如此

與嚴介谿元宰

自楨居南中且二歲矣盖無日不以造叩燕關瞻侍台顏為念今夏五月幸蒙門下之徳令從北徙再年

之慕一朝忽儥乃得報甫十日遂發然念家毋離背日久而又重以失孫之痛既渡江北首矣乃復枉轡入關聊展省慰且計因而扶侍俱北其本圖也不謂登堂相見悲感横集容脫齒豁白髮垂領降陟階除失杖輒仆暮景頹狀靡一弗備楨於是觸目怛懷悔其遠離而計在終養然猶復逡巡勸請從宦飾治安車以待許諾久之不肯乃始具疏陳情遣人馳上非敢逋慢有所覬望也且楨自蒙門下知遇以來思欲奮距著鞭少答萬一蓋未嘗一日忘也又惟仕宦初

志本慕榮達不願丘壑今茲所積祗以烏烏私情妨
奪大義此固士大夫所共知天地鬼神所共鑒者也
伏願門下覽楨之疏非在得己原楨之情非由僞托
隱軫慈悲令遂所圖此其恩德累重萬之恒品刻肌
刻骨死而不滅者也楨又惟古之報知已者進則勉
効功名列為國士退則論撰名德以貽來後皆非虛
美楨誠么麽即令之効世難以濫國士之林矣若令
退而栖遁家園則當攬采門下匡弼之業自身所睹
記及耳所灌注者將一一述之焉雖不敢自謂藏之

名山以待來世然與田父野老班荆坐談欲來觀者則手授之庶與稗官小說類也禎懷有丹款更無他腸惟賜照察不任肝膽之切

答吴雨池先生

禎還關中居一年而抵京又一年凡二年不通訊牘於踪跡誠闊絶踈逖然念未嘗一日不在雲中也翁自獲嘉遷雲中復二歲履險茹辛比諸他郡勞苦百倍乃猶株守匏繫與庸衆人伍何以勸賢豪也悵恍悵恍張後湖至能稱說盛美誠有狀可指又悼屈傷

淹以咎歸于楨謂有師若此弟子不為章夫者何夫今俗尚委求旁通久矣即楨公言于衆安濟于淹者命至數及抑者揚沉者浮天之理人之道也誌文久稽此罪豈可文顧二年走道路比入京又溷諸俗荒荒寘寘遂成寢閣頃承翰兕再督悚夃欲逃牽門下有以亮我也

與鞏昌李太守

丙午歲楨告在家聽過客談說河西之治鞏輙在口明年還京師又明年會部使者自河西来問所舉則

稱公剌剌不能已公惇篤慎修士大夫多欽之乃在官克自焯焯又如此今秋八月集吾同年于京合諸司止三十五人餘皆守外艱服其罷休及物故者百有餘人越十四載即無論離合沉浮而存歿紛異矣拾遺劉君以玆感念乃重刻一錄具列事跡覽者有惻容焉鄙人楨久塵詞曹一無表見不足為故人道也節候向寒西州又早惟厚衣裘出入俟膺茂祉懇懇

答秦長史

往僕在華下會公之二子偕計北赴遞所貽書帶到

僕於時僕計且亦壯以為秦氏二子必第冀見當附報音後僕之北也取道汾晉二子黜額遂由河南歸長安世途錯迕不如所謂悵恍悵恍今年夏二子復抵京師相見得訊吉履完祉僕劇嘆之以為仕宦即致位封拜尊榮無兩然或及其身絕若蔡邕之以書史許他人者又何可勝數也數與二子晤即無論其文才積貯乃其器質安重山凝淵默真所謂千人之英萬人之俊也同二子來者有鄧子鄧子之德酷似王子阜而符采更灼總之皆陸海珍也敬之羨之二

予回聊此布答兼謝往答焉

答劉栢山郎中

今淹抑歲久他人或位藩臬握郡符而公猶守郎署柰何然以時揆數枚日且逮揆自登第十四載矣往又以讒讁公論在衆口竟安能積壓之使不上也楨以為今公論與公道異致持論平者率無柄把而力能屈伸者又鮮克及逮此張子之十年弗調而潘生之官序蹇拙也翰諭云南方卑濕母太夫人尤苦夏熱思歸茲情楚辛人皆信之公且勉慰俟時將有知

我者為我心遂世未有不遇不與知己者合而能即騰驤者也至謂上書乞休奉親自便是計卒不可就楨鄙人泅跡詞曹誼合避遁竊亦重毋志圖返鄉園釆蘭種萱悠悠百年可也計必不愜懷顧自息今公之情與楨何異第且安徐視時進止比年塵髮漸變恒獨悵怳孝愛景崇脩各增令光㦖㦖

答汪春谷太常

計吏至復樓翰教至稱引楨則目石為瑾指駑為駿誠恐不任讀之汗漼漼下也公家昆季並以才畧顯

名當世乃顧推轂賤子楨撫念身跡孰獨擬明歲作山中人矣人生進不獲見即退當脩業竟本志何必逐逐哉獨念七峰公淹跡郎署十年甫爾少伸俄此小抑即復還璧不足為悵世事紛拏浮雲變態誰可定乎近懷鄉念居半時托之咏録而見我志焉幸削正公子茂才若隨侍南京其語區區慕羨之也

答康右川主事

頃得公自新鄭所貽書因知行役所在為慰而東江言公今夏仲可能畢事便道鄉井省覲則公私兼遂

當不謂獨勞也右川茂年俊才自德非薄然古興事功者亦往往歷涉川嶺觸被塵露以為不若是外蔑睹記內無參驗徒昧昧安以成事故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是也鄙人自在未試時恒自盟誓以為苟竊一命不作尸食之夫何其壯也乃今坐費公廪數百斛在位十有五載上之不能宣力服勤策勲萬里巳視初志盭甚下之逐俗持祿又不能洗削陳墨自立一家言固古所謂饕子也言之汗流至踵即擬謁謝侯秋則計乃定本願在不耳空老與草木伍也讀

公爲劉子悼遠語惻惻動我腸劉子坐謫無罪而他人嫁禍劉子以爲有罪今且漸白當量移近地以伸賢者之冤其事始卒具答劉子書中劉子項亦得便還里歸與相見當出書觀之劉子固仁賢士論共惜而公與東江友朋之誼一體之情即桃冢所謂生死而骨肉者誠時稀睹也敬之羨之

答何月梧憲副

仕宦之塗淹速騰抑皆命也即有以力勝巧獲者亦命宜然也今公居晉三年晉距京師不遠聲聞焯焯

縉紳之屬皆聞之而銓司將上下人才為務當必有耳其調拜不及者此其故弗可究矣或亦命然乎仲山君於鄉里非薄顧獨兢兢守尺寸考例循資求杜口語而豪儁奇絕之士非用尺寸可倫擬也此說閒與仲山一道之未知其肯信不也秦人負氣強盛克任大事平居榮寵不逮其躬若時有紛糾非得秦人則莫以鮮也方今諸邊不靖而東北之虜尤桀不逞南北一時鎮督諸臣數易數不濟事至以上厪 主憂下怖群情本之紛乏才畧冒躐壇壘巧者脫難遷

去拙者敗往往是矣異時伏鉞之任我且瞠目望公也高平令韓君還便附區區報嘉問焉𡚁使回布其他

答王序夫明府

自入令年坐不得便殊缺通訊然念未嘗一日不往山之西也渭濱翁致其仕而歸斯完始終之休矣吾兄爲渭濱翁之子翁以有今子乃拋綬徑往不一稍頭顧今所爲體順親志而彰闡光烈者宜如何也頃奉札諭以爲吏民相安上官無忤夫爲政而至信上

帖下即可謂才吏可謂治邦何更他虞我第保終之道恒難而美服人指標的樹而衆夫射之人情悬勝大都似此吾兄植性剛方誠不能為熟軟而忍性柳勸過事緩發亦知能事幸聽之勿迂吾言也彼怨家憚威服肅伏不敢肆亦懷毒螫伺時耳于此委曲防焉方山入京數稱襄垣之政以為方山宜佩絃吾兄宜佩韋斯言不可易矣鄙人少兄二歲而衰憊過之秋来將老母作歸計旅山終老矣在兄前不浮言相謾方山當識鄙人意也老夫不能手作書目眩指

僵頭顱盡改昔觀言之憫然

復彭大參同年

頃使者果至上疏請歸楨與東野君議以為質貴審始末計可成不可成乃始上疏宜也誠使者勿遽上吾將思其便使者亦以吾兩人者言是且趣吾兩人關白少湖公借其力成所欲楨又謂且遲之適聞有河南唐憲副疏已上事體與此相同觀唐消息則知我矣已而唐疏格不行而使者奉疏来又不肯輙罷必欲上之以與萬一日趣吾兩人請少湖所吾兩人

者未問也他日遇少湖公于塗少湖公駐車問彭君何以有此圖吾為大臣職在登薦賢才不勸人休止方今多事之秋而彭君雅號鴻才豈宜如此但已吾無為與是謀矣言已即行越二日吾兩人始請白事曰彭君之孝必先生能成之今所仰累者獨先生一人耳少湖公特前言不變說久之乃許令使者上疏及疏下部竟格用唐子例不行此非當塗之人柳君故使弗遂實為人才難得為圖惜若此少湖公之論衆不可盡列其要言則謂彭君年四十其父母年各

七十餘假令其父母至九十則彭君六十矣老而不可用也不亦可惜乎此于公甚篤愛矣無所私媢也楨嘆息累日世人愛才復有如是者乎楨以老親繫戀家園不欲遠遊且計秋盡西還庶愜顧欲芻黄酒白當候行部旌旄于華山下共斯懽也暑劇數陳莽莽恐悚

答靖虜李僉憲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秦地邊胡至要害者莫甚于延綏而延綏屢被虜患至要害者莫劇于靖

虜營一路前是守斯路者職在專餉而軍食常不給以故任虜出入不為禦問之則籍口餓夫不能當強胡也自公任事士飽馬騰虜亦不來本之則餽饟者力也故今邊堠道戎事輒稱公不輟口誠感之也誠思之也凡士成大事立大節者未有不卓犖表樹者彼便譞披靡之夫焉能有所見也往公為水部郎中與司空爭力別清濁不肯染指咼組中一時士大夫皆壯之不獨今在陝服爾也事屬國計邊略人効籌策則是非相錯爭之乃所以求是也苟爭其是智者

且服而又忍姤害之乎使者言甚具乃公慮之過也其安意奉職䆜承後福勿疑茲覬我者在禮又過也念自遠地至情浮于物倍拜而對使還為報謝歲晚卒卒不盡所欲陳幸炤察

答王思質侍御

湖廣録至徧讀之文皆善美視他省殊異已而士大夫通稱之乃後傳者言盡經公裁定以故章章如是云於其中尤最者則首序及表寔近時稀睹也公按楚部厎不類泒輩乃勤文選士又復絕尤焉則吾所

稱兼材上智信公足當之矣故之嘆之今士大夫稱楚有二絕言叙被楚絕喬君三石提文柄行楚絕世僕與喬君共𡔖同術祗少喬君數歲耳喬君行業聞望傾動一時而僕徒守閒局未豎咫尺之勲著在人日齒髮漸改少壯舍我去矣每念一至輙計歸伏林坳為賢哲避路旋復以五斗奪之邅延歲時虛糜大庾望喬君風流汗至踵豈為謏武公雅知不肖者胡用為教恒人之情則護所短見所長僕弗敢護公其引而進之不也送録使回附此還報併展中曲如此

惟財察幸甚

答長治令張栗庵

甫一再晤輙復告離悵惘悵惘王襄垣者僕自童年與游知其為人也負氣任真為士時自以青紫顯庸之業可以芥拾乃淹抑二十年始得釋褐可謂困頓矣比既領宰襄垣僕以為年加智長當必善治日夜幸其報績入也顧復中傷害如此襄風俗不良固其彼人恒性亦王子自致之也邑有大夫有司豈得弗禮弗禮不可矧又抑制折損之乎蜂蠆有毒人則可

知此固怨家肆螫時也于誰乎尤僕以王子在襄垣振起頹滯偷俗漸更服官且三載不市一物不製一衣可稱豪雋苦節士矣愚鑰尚有耳豈以監司諸君而不加省郄僕鄙細鶩下不為時髦重故不能為王子明公道以白其冤所賴監司諸君皆哲達有名竟可蔗曾參之不殺也奉翰諭鄉土休戚之情懇如骨肉顧僕竊怪王子執法大堅不通時變自令受困方擬走書責之奈何與明公道也貺惠遠將高誼在念匆匆附謝不具

與潘雙溪大叅

襄垣令王子尚禮者僕童年交也與共筆硯者十年所其後復同計偕僕與令游久知令為人方正堅直不能依阿媚時僕實兄事之以為難獲今聞其在阨中問之乃竟以方正堅直得罪人情怨家嗾奸民使訟之計必敗令即不敗亦必使去襄垣不欲復牽以快其私云王令自阨中貽僕書云今訟我者人命及汙我以科歛數事耳斯皆有跡可考案得白又溪翁雅知我治襄垣事且有鄉土情足恃無患獨無柰怨

家佐之何即訟得自若移我去襄垣是遂怨家之私而罪執法之吏矣子既知我能無為我明其志乎僕觀書詞甚苦切則大傷悼而悲方正堅直者之不合于世焉僕竊度之公議移令去襄垣者為厚令也謂即失東隅猶可收桑榆之效耳令自以為治襄垣三載殫力苦節期以顯功名于一旦也若移而去襄垣則羽毛損傷不能扶搏安有桑榆收哉顧事在彼中機在門下料量權度自能置令安處不使阽于危也僕復何云關中人士升進者無幾何而折傷者恒未

休劉君西崖近又以言者去亦掖持之者亡有世王令幸值公肯掖持之苟令得完如故物亦爲鄉里護一才也感戴不獨王令一人而已僕言誠越俎顧情激義切寧能嘿嘿惟亮察勿以爲罪

寄喬三石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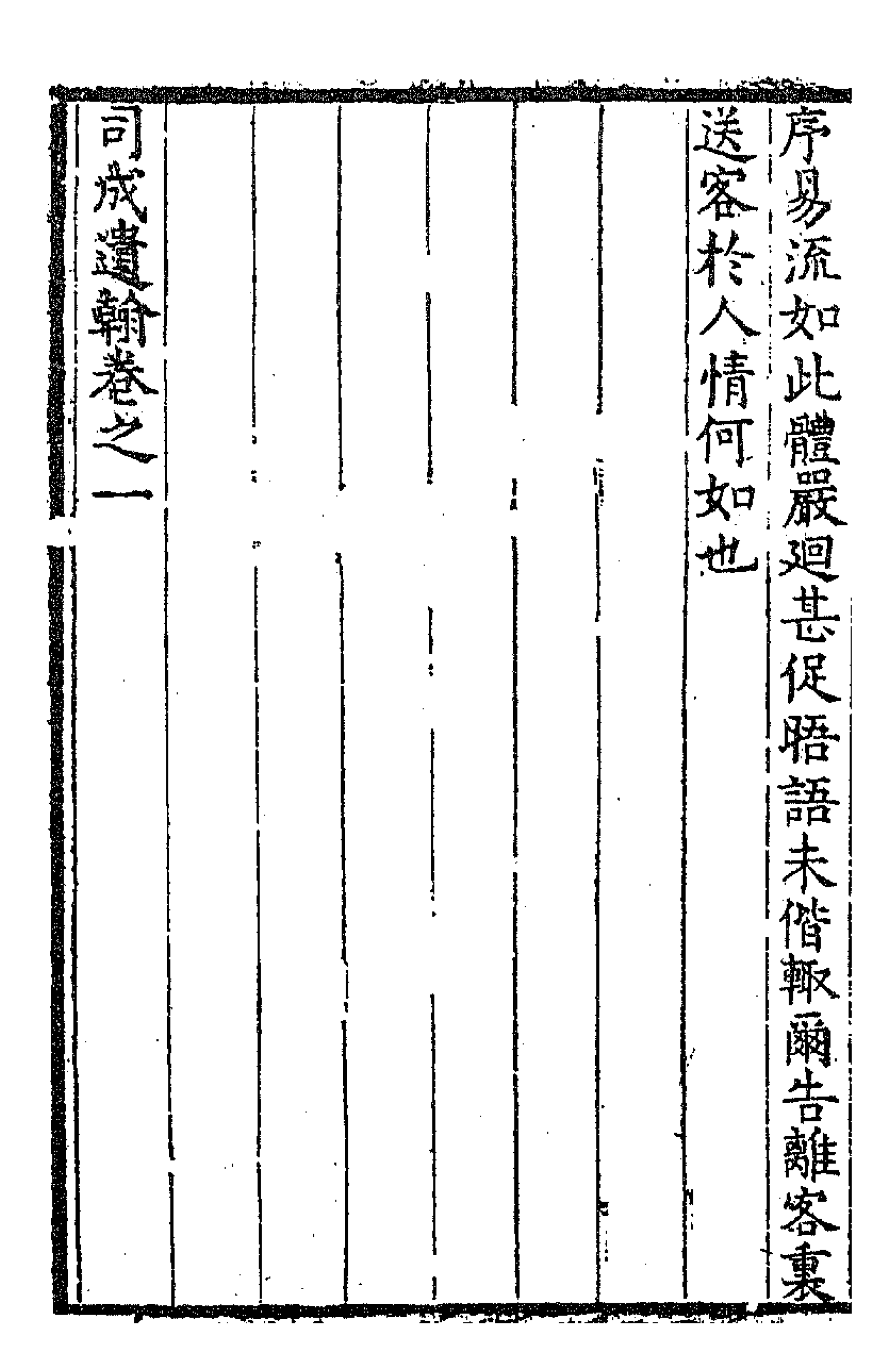
去歳兩挨翰諭其一則感事以明志其二則伴楚中鄉録至者并以不得便不獲報謝然念在耿耿矣惟公聲稱具在海内人士之口一夫不能加損往賈子注意抑折也知者不以爲惑兹王監察者来盛有府

論推謂冠絶一時矣知者亦不以爲異何者乃其真積實累雅信于士大夫也頃聞執事者議且虛内地淸曹處之謂資遷序進乃常調畜常流者非以待豪儁也然哉然哉始得楚録讀首序即意謂出公手非他士可能已而問之果然因又得論表二作及楚騷一策皆自公手出也斯録至諸省録皆黯然喪色矣以有公言在其中也言無貴多明珠照室即一枚足矣瑟瑟滿百何有也僕守官詞垣莫有表見爲當世重甚貽交游之羞矧又年加志衰自安尺寸徃公擬

我以洪造進我以古人斯安可能我入今歲來歷春徂夏日在塵溷偶從吳周峯氏家得楚使還者附言中愫併録一本備覽在録第五策僕手出也其教之懇懇

與東渭川叔丈

遐聆叔岳以大孝綜大事敦典勵俗風傳上國不肖弗獲執紼輙自愴然竊呀不肖庸騃自垂髫時叔岳誤認可愛尋今浹歲奉援躡之力而荷潤澤之仁不衰洎北上荷德益深舍弟去曾將裁謝忽復春暮節



序易流如此體嚴迴甚促晤語未偕輙爾告離客裏送客於人情何如也

司成遺翰卷之一

司成遺翰卷之二目録

司成遺翰卷之二目録

司成遺翰卷之二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與汪春谷太常

歳華數易晤語未諧柰何奉常古稱清階漢以居叔孫氏於時稱爲儒宗今公守奉常幾年矣久而不遷豈沾戀清階不肯捨去抑南中儒者宗之不肯遽釋公孫氏邪慱笑如此僕今再叨南宮之役顧識謝張華安辨叙色慚負慚負自出簾來屢以録覔便求寄竟無順毛茲因項子南還托致之幸亮在匆坐我跡

怠罪也録中末策出僕手論議文采一無足觀真所謂瓦礫厠群玉也其教之懇懇

白西安李太守鳳岩

往歳春来猥荷髙誼業已為書申謝計徹台鑒同年新豐趙伯一含寃未伸歷有歳年今公在是正倚貽雪不宜念舊惡也三渠先生者新豐姻家也相見輙以為言須念之裁之新豐為人好髙使氣然其中無物僕每見面罵之數其往日狂悖之罪趙子亦復悔伏自咎矣本乃豪雄避難殊方今形容枯槁意氣畢

餒與囷鱗無異可憐我附此云者欲公知今趙非故趙且寬之也

答少司成盧浚卿

公貽他家皆懷麓堂集獨楨樂府又善本甚慰顧從他家見懷麓堂集又有獵心病癖在卷帙至若此吾兄何以療之五月間安福王氏徃南中附言述意大槩明非人不宜南土及到南土便不得還北翼導之者少也今右泉先生北人也又復諳南中兩公氣味習尚種種皆同相與朝夕可以忘南北矣鄙性好游

聞人談吳越山水輙沾沾喜然未由至也六年不相見我鬢班班變矣乃日玩弄筆硯猶尚支離竟安所底止也言之恐愧陳平岡年兄幸得同城夙好彌敦新詩相續可知也見爲道悃尤望和篇將及不盡惓惓

與南姜泉太守

頃者虜騎南侵逕薄都城平日議弗逮此卒来卒應種種失措　天子怒誅不任事之臣而議者始訊及秦中士以爲可任事於是以艾子守紫荆起何氏於

家矣間有議及公者　國方急難人臣有能則效之僕食大倉之粟百石餘徒令軀幹偉長耳今茲有事安補也言之愧汗奉公既常侈附謝不具

與傅應臺巡撫

使至奉翰諭疊疊數百言若謂楨狂愚而敢于直遂者此僕之罪也夫僕以為今俗喜佞好諛而崇峻之階逆言尤不至前以故遂非而自可耳今公本豪鉅特異而尺寸之士持繩檢相尋斯固所以忤也僕所與衆論者足信萬口第於公耳稍逆莘亮之可也乃

者虜害及于　郊畿　天子怒誅不任事之臣　詔下所司選能任事靖大難者而臺諫兩省通　上封事言公可任事能靖大難往日尺寸之士持繩相尋者轉復推轂孜孜矣乃知楚紛吳鈎不遇斷割其神無見也嘆嘆之嘆之

與艾西麓巡撫

頃公持節鉞而北也屬虜来事急群心㖞沸在楨寧獨晏然其居不造公舍行又不遂送之郊率皆坐此能免之乎今虜十全旋歸犬羊逐利計且更来綦剿以

南尤所其心公負當世之望抱匡國之忠彝思所以
弭患立功者可也楨碌碌守班文墨文墨之議罔裨
時艱及睹在事諸臣類多道傍之謀莫有主畫一之
論仔肩國是者日月迅速邊草易青胡騎風雨来去
不期此昔人所謂可長太息者也方有他懐言不盡
指

與姚維貞侍御

項者持斧入關乃即枉訊寒門則公信篤舊誼然非
區區所敢望也人自鄉中来者云入關時百姓望見

風采或至耳語以為今監察非前比幸各圖自全毋觸法網此豈非君子之道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邪嘆之嘆之秦法自古稱嚴秖今用嚴則治少弛則解且放矣公詳審密理綜核不爽往按山海見之於治秦何有焉方有校武之役卒卒不盡西土寒早惟厚衣裘加餐飯以慰所思悵悵

與艾西蘗巡撫

適睹踈草在事體固須如此安有身當一面乃持空拳而守紫荊設有不虞虜馳一騎闖關而入何以禦

之公請本鎮兵馬歸營操練每年防秋暫移近地應
援拱護　神京此既不失已亦不失彼上將至計也
思見尹子趣之令覆而卒不可遇數日内必語之矣
小阮不告而南使僕含意未申何也云當更來容嗣
布焉

與汪春谷巡撫

秋時幾擬脩候坐乏便輙止既而值虜警至京師震
恐僕徒隨衆逐逐乘城駭嘆虜來自來虜去自去也
因之想念故人才士與謀上計而諸各天涯末由商

論祇獨抱偲偲耳僕典在筆札積有歲年尚不閑于
詞藝之道又誰講戎馬之畧哉乃驅而使之校武與
所習殊背所策士者未中肯窾所條對者未中機宜
布之海內適以暴醜而貫笑耳吾兄手録而留覽焉
乃知鄙言之非謾也近有日者云令弟七峰君乃馮
唐後身則毋肖似之乎附此博噱

與陳巽齋侍御

乃者黠虜躍馬直闖郊關莫有與之博一創者彼智
漸長我軍殊怙將柰之何公夙抱朴忠雅習戎畧既

身繫遐陬心實懸于　閣下計當安出言者孰是幸有以教我也僕性賦闇劣未睹國家之大計偶叨校武之役所策士者皆未中窾所制作者皆未中律顧錄成卒不得匿醜傳之人人責笑市輕盡在是矣言之汗流至踵

與謝與槐藩伯

往奉公桂林書而桂林僻遠便使不數得因稽未報毋遽坐僕忘舊故也前翰云桂林歊蒸不可禁今遷大梁大梁更復塵沙南北經涉不離辛苦廿載榮名

尚守薇垣于人情何如哉自公兩握文柄雄視詞壇遂以才聞當世乃其幄中决勝之籌閫外麾旄之畧固自負奇他皆避舍第莫由張設遂掩不見世徒曰謝公詞人耳淺乎睹矣今黠胡縱横謀國之臣計所能挫虜者乃徵引撻才雲蒸虎奮集之　闕下竟獨不及公私與沃州吕氏嘆之以爲昔人抱璞投珠之喻言非虚立事有固然若謝公者是矣别来六歳世路物情屢變屢嘅即有蕙蘭亦亦化爲蕭艾士之處世豈不難哉僕泰之鄙人也濫竽　朝列恒抱厚顔

進不能有裨退不知所決遷延歲時隨衆逐逐待戎事稍解國慮漸紓則投劾去矣非謬非謬

與何太華總督

昨為報書甚忽遽使者立取不肯少稽半時草率布詞間亦有足采者豈翁所謂無的妄射矢之所至皆破秋毫者耶今來轉餉者王序夫氏固司計大臣拔尤以徃謂翁負才鴻鉅調度非常非斯人莫可使者顧翁踈請運糧工所以便支給而工所多山谿不測莽莽沙場耳峙糇于此則毋誨盜乎至于寔切憂之

楨以翁自具善裁不至貽譏今往當即面圖可得指要毋空懷皇皇也王子聽之喜王子吾邦才士是来見翁者若持面就鏡妍媸立辨鄙言斯以贅矣凡觀人觀友王子既與楨游久即可知槩鸞鳳燕雀非同巢者附此傳噱惟亮在不罪幸甚

答長子劉令

客自晉中至者輙稱長子之治以法不近苛寬不淡縱吏民愛戴視若慈母此近世所稀有也時俗方刻厲以釣奇厥削以自潤盖九州一軌矣乃公獨循循

雅飭不與雷同明日　天子徵問治行卓異者以充
侍從獻納之司即釋公其誰當也僕自叨偕計於
時同賦之士非少僕獨私嘆公之沉篤力學不厭即
一第何有乃竟不售而復令枳棲與常流同官每念
一及未始不擊節而嗟頻足而憤也公所扶持積貯
皆古人道法顧政尚近民俗貴變通乃所謂良吏也
僕誠眷眷恨不見公一舉冲漢比翼騰翔也萬惟勉
持初志益增令名以副企佇

答孫用脩侍御

使至得知節旄已駐江西以公之才自足效役成事乃顧偲偲於往迹之求遺模之講此則冲虛自持冀圖善不必已出耳政因俗革事以時易苟便於國即過苦無傷也何舊之問哉彼按治部中者責在便民今公奉役補伍責在便國所主各異亦惟簡書是執而已大江之西多水未夏即燠惟慎夙夜省出入慰此惓惓奉翰劄問益不穀不穀益何云

答黃雨田少參

往從王大嵕氏得所貽嘉翰方討具答乃使者不相

見輙去音訊久鈌坐此耳其後聞公以一身覊齊城
不將家隨何謂也人言今秋且代張後湖入京督糧
審爾則不惡阻絶有聚首日矣今山東藩臬居多秦
人而書庵公又雅所與善旦夕相見宜泄宦况道叙
鄉懐亦可謂嘉遨遊也書庵翁科第三十年歷左右
轄逾五禩一時外服重臣資望深厚者無出書庵公
上者顧守株與追逐者均之有得直遲速異耳項之
且當與也親見執事者論之以為淹屈甚矣豈更復
沉沉我李雙峪者同年中德人也情好最篤然規勵

相持之義豈可少也徒乃諵諵徵逐外示密契而悃愫未展與凡交類矣傅彭原長者僕所景瞻相晤爲道惓惓趙子文海本善宦凡所過多有後言爲之慨然既有共坐之情吾兄其乘間勸之能增埤新德致有令聞不難也頃值便使卒卒附言如此若問區區近獲則駑下日甚而人之刻責我者殊非素習引躬自退既不可進而効志又未能且柰之何柰之何

答李雙峪提學

前奉書䫉乃貴邑人自山東至者其人不復返山東

且欲申報靡由今書庵公使者便因附訊私且謝彰念焉吾兄柄文且滿三載于例當遷每見唐狀元便道及之而狀元以為雙峪我業師亦銳身推轂恨不一蹴至萬里也山東士夫須公盛德舌獢然而不下人情若此吉事且欲及矣每見大廓翁輒問雙峪近履如何僕對以為若問雙峪近履則閱卷眼穿巡歷足繭翁若有善圖則雙峪無斯近履矣周石崖憲伯僕與定交蓋十五年府甚敬其為人也廉而不矯介而不流直而不訐高而不亢有君子之行焉中間屢

仆屢興無損完璧乃今怨家中傷之鼓動唇吻而聽者不察遂置論列指蘭為豬不掩其芬誣璞曰石剖之斯見石崖固宜自信苟一動顏即懲素養矣晤間幸一道之

答何太華總督

今秋虜酋徙幕而北不敢窺邊內者則翁調度之力早見之圖　朝論一口稱之他人藉其庥乃奪為己有曰羈縻之效也　朝論復以為笑假令翁于其身首建議築邊時得盡行其說即百年安枕可也顧目

前舉措率塞鎮救痛未始有三歲之計則來歲暫服
又至固須圖所便也東征一疏所謂止亂于未形消
患于將萌哲人之曠覽忠臣之極慮非邪一時士大
夫遞相録誦以為可與古人罷珠崖釋南越二疏並
傳于無窮信矣信矣自翁履鎮諸疏咸嘉獨此指陳
利害明白痛切即令與癡子誦之亦無不愀然動容
惕然改慮者況士人乎諸鎮官屬係翁左右而蒙其
樾蔭走使徵詞于楨為翁稱壽號曰稱壽實將紀述
勲烈垂法永久志弗忘也楨亦不敢以不文辭乃翁

畏忌謝避欲易壽爲贈違諸君志遠矣今夫農家歲功既畢則稱觥登堂云以壽其家之大人矧今身都將略東北一面晏爾戢寧禾稼積場牛羊在野此翁于其境有保衛之功生成之德安可以弗壽也諸君之議良是旦夕且搆思尚未脫筆誠懼乎模擬未似紀述無當貽諸君羞也

答丞政王都御史

今公身任疆理之責驅馳東西漸就緒矣然斯事湮廢久遠號稱難舉乃翁竟舉之本之心性忠堅耐事

又法行不驟兵囘驚擾以故章章集也自有虜患来用言者畫脩舉非一條獨兹事因公奏其效耳鄙人戇不曉事坐守在詞曹益復少練但睹得人則事多功不得人則成事亦廢恒慨然嘆焉公其僕所雅依慕者見客談敘勞績獨柰何不喜云旌節駐太原時復移鴈門往来無恒處今奉翰劄從太原来語不及警知暫獲休閒也開歲又須料理戎馬之務得公就屯功給食真可壯士歌馬騰之效共臘盡寒劇塞上尤深惟加衣裘慎眠食為國愛㦝㦝

與殷虛川兵備

僕始入關時實許展謁門下庶慰眷眷之私既入乃夜而歸人望見鄉山恨不羽翼至乃遂發去則初願違矣且謂華當孔道或能拜公于行舍不則僕有項當復出關則仍于關下見之也抵家五日將擬申致悃誠明所不敢自遠賢者之意乃勤使使枉訊侑之腆儀是重我愧悚也僕華下鄙生隸公治內項見里人談述風槩以為吏治不擾豪猾無敢掉臂于途此數年一睹也得見欲為士人謝之鄙人久塵詞苑不

能成一家言而國有戎事又不能効鉛刀一割之用則我乃大庚一鼫鼠矣今公所奬予我者殊非所敢聞也面瞻有期先此申感惟合亮幸甚

與胡兩臺劉史

頃者里人至京師者輙道下車新令里中媢黠喘喙亡匿盖三十日間而盤俗頓洗矣僕以里俗所以弗美者奸吏舞文而大猾掉臂也其言悶忽能惑觀聽智又足以蓋蒙文非且以其間含沙射影撲罹毒痛者非少邇前大夫務寛大不欲仇民乃顧或中之彼

其人若虺蛇然一日不螫人則加毒草木寧知德上
哉故僕聞公之聽斷刀多酧接響答皆所稱遣皆不
以賀獨賀慴伏不執之能謂若屬既創則閭里之爭
訟息官府之案牘省矣𥘉敉郡闗中最號嘉所四民
各治本業重孽觸禁間有以言侵上者親戚絶不往
来其後俗變嚚訟不止里中不相非在上者憚不誰
何日月漸靡遂稱悪士繼自今當更還𥘉美矣柬薪
不籍操絃不嘽馭民之理如斯而巳惟堅持𥘉度永
副民懷懇懇

與姚維貞侍御

今公按部至華下諸司百姓赫爾具瞻乃肯甚自挹損必展平生之貌誠非鄙人所敢當然公重故忘新此義近古人矣感嘆感嘆與公別可二年所乃一旦得面為慰至深顧倉卒逢迎殊缺展待所歉在此耳公次華十日過而訊寒盧者四矜睹時風骨尚稜再睹頓改三四睹則色澤華潤比之溫玉此何以故也乃公持體大嚴又用心大密泉水頻酌有頃而渴剡夫人精神乎此公所以病而臞也適與鄙人會得話

中曲叙辛勤猶之壅澤今朝始洩又安能不肥乎華郊别時神采益倍鄙人誠甚喜之昨學宫嘉宴諸生觀者皆羨以為盛事又皆謂若竟以公之力得遷學宫令恢拓更新也百世之下有百人興焉即百人德之也萬世之下有萬人興焉即萬人德之也有司奉公諭甚謹必不敢怠但猶須督責之耳入省即庶務關心惟公斟酌緩急先其大者勉力加飡積貯精神于校士時用之斯已而致又此喋喋焉宋使來奉翰劄乃歸德鄙人惶慚惶慚華下諸事以鄙人故得寬

毫釐附此申謝不能盡不能盡

與孫季泉少宗伯

自抵家来兩奉翰劄並有惓惓之情即公不能忘鄙人則知鄙人且萬此也涿州使回附申廿年交游之誼彼其情已槩具矣更何言哉今者鄙人南徙甚諸素欲人言南中蒸溽往者多畏苦之而楨殊不爾天下萬事皆習慣能安久之且稱便也老親得歸懽甚然憚暑不敢請登車無何凉生即戒僕夫輦與俱往矣所諭寘易傳文三節乃僕細觀帖說誠不投實顧

久客歸来人事沓至猶之增草已除更生中情溷襍不啻潢潦又柰何能定草也枌受命撰文乃優游不即事比既在旅始為之固宜論叙不中措也即復卒卒應教仍坐未安留院幽適客居其中者塵慮一洗至則引筆先試此也公文章宗伯習構文之要豈謂我紿我出京僅兩月便多紛然之故今湖翁老先生既入贊政府以次且當逮公即欲遜能乎又大宗伯以南野歐公代矣南宗伯竟屬之何氏若公肯就鄙人得共朝夕甚幸甚幸别時曾許既我以大篇今不

至而東野公首事倡言以時計必斷乎詞林諸什故稱比之探珠相見幸為鄙人一一問之可乎洞山泉南二兄審爾南後當拿舟先候于白下然兩君久之不遷官何以也有懷如海筆不盡述柳使還聊布之耳

與周吳峰臺史

里中衣冠居京師者非少至所與共休戚傾肺肝要之百年而卒不變者不數人焉浹歲以來公所勸諭期冀我者何啻骨肉之愛兄弟之親頫嘗私自循念

以爲公生在季俗末流而負古人之槩苟楨不先離露晞當圖所爲報也楨今者南徙與足下遠甚俛仰今昔喟嘆燥口非交遊之難知已之難也足下在闗中聲名早振厥後楨乃與今楨官階再轉而足下猶守株幕吏所謂尺短寸長何以勵豪雋哉足下逸材絶塵時輩罕與伍六翮若具無言鴻鵠不千里也自入里中人事困我甚顧左右又徵可與語者益復若之乃知晉人停雲之想夢寐之求非謾傳哉始得徒時本圖輙赴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蒸暑怯而

不敢戒僕夫且坐而望秋非耽吾土重去也或言南中暑長秋深猶未減宜且緩往楨以四序環來既抵南中又安能却謝祝融使避而不至也賓鴈起日則北客與俱故情若再辛惠德音臨別公眷眷之誼至重此固交游恒調耳故不言謝非忘之也

與孔文谷督學

往與槐公入關而次華陰也雨中望嶽貽詩見懷僕旋和答之而與槐又令有司具軸索僕手登焉是欲暴醜而著我騃耳僕以玉不掩瑕君子見所短謂遺

物鮮完理也遂捉筆書之五月間虚川殷公秋渠張公同寓華下要僕集城南園亭而張公有詩詞指雅妙和人著句誠難乃張公固請和之僕不得已和焉今二詩并登一紙呈請覽削誠知嫫母之陋天定弗可易矣然以施粉黛飾裳衣令蓋一二必如何而可自抵里中日坐塵溷藝業棄如遺簪二詩督逋就之也以故蓋陋若此耳南圖待一雨洗暑乃發炎江湯沸望者郤步僕安敢輙往乎

與趙驟山同年

往辱使問於時草草附謝乃後日坐塵涵不能遣一介走報門下私計卒有一面之晤故且待之節序流易遂抵于今又復謀南征戒行李矣西望新豐僅百里許乃羈而不得造悵惘悵惘茲具儀申致區區并請後時之罪惟門下有以亮我也聞前誣亦既白矣乃久而不見斷者何也人言公以怨家肆毒之甚必欲反坐乃已審爾則誠無了期矣夫人心孰不欲脫罪自快我身自登岸而納人于淖則莫肯爲心焉今日且當洗誣解法去已怨家罪狀付之官司我無與

焉如此則旦夕決矣且公二子皆英妙之年讀父書一日不廿則妨一日之業又下吏對獄參生若事柰何不早令脫也斯言殊忤公措然有益於趙氏他人何意遂非卒之為趙氏祟不可弗察也將作南客與知已漸遠音塵不易通故此喋喋任伯玉道卒可哀豈二方之氣數然邪何官者皆不達也董解元後才又公門下生其語以勉致青雲我功名之際固須本實亦視福相若宋克之者豈日必達厥相非庸庸也

與黃雨田少条

往公在山東時恨不縮地展平生之歡既幸入內諧所願矣乃僕忽而遷徙成各涯之别浮踪飄轉比之遂科豈不信哉别日諸與僕游者咸依依戀戀而公獨萬之恒情此非有緣飾也僕性愚戇公度優閒兩不相符誠兩能相重二十年来交好如一日也桓山之鳥尚悼離群矧吾二人者乎人言南中溽暑客游者甚苦過夏僕今且淹里中望秋風来老親在行不任炎燠即欲發未便也頃睹邸報陞調頗多尚猶滯公不拔末俗委曲雖有賢哲不得徑超公守一意不

肯變安能脫淹頓哉功名之際騰抑淹速各有其時未至不能引使前既至不能推使後也幸安坐以須其至焉鴻鴈起時僕當抵南中江海羈孤幸惠德音

司成遺翰卷之二